

妙法



內明出版社出版

第二十五期 二〇〇九年五月

非賣品 每月中旬發行

「樹王」與「心經樹」 詹志勇教授談城市綠化

「香港樹王」——香港大學地理系詹志勇教授，上月下旬終能撥開其他繁密事務，來到妙法寺，他不僅是來看看我們這株「心經樹」，此行還有另一項目的：應邀為劉金龍中學師生們來一個講座。

這次講座十分有意思，講的是「屋頂綠化」與「垂直綠化」。學校偌大一個禮堂，坐得滿滿的。「樹王」講樹，豈能錯過，我阿妙也一早「霸定位」、「坐定定」了。

全球各地都在提倡綠化，特別是大都市。詹教授介紹了很多大都市屋頂的綠化工程，人家旅遊是看名勝古跡，他的旅遊是去看屋頂，看人家如何做屋頂的綠化工程。在這次講座，我們便看到不少詹教授在世界各地拍攝回來的照片，有些照片你還以為是在公園拍的，一大片的樹與花花草草，卻原來是在屋頂。教授說：「你不要以為在保育方面要花很

多錢，其實不是，它與一般的園林管理差不多的。」

詹教授除了介紹屋頂綠化外，他還特地講了「垂直綠化」這一課題，這是過去我們比較少聽到的。這「垂直綠化」主要是如何在牆壁上做綠化，它既美觀也同時具備實用價值，包括像屋頂那樣作為氣溫的調節。聽著聽著，我忍不住對坐在身旁的梁惠玲副校長悄悄地說：「香港呀，真需要多搞一些牆壁的垂直綠化，你看，如今的牆壁，好多人所想的祇是如何賣廣告而已，真不是味兒。」

詹教授演講後的半小時讓大家提問題，同學們興緻頗高。可見，大家都很關心香港的綠化與保育，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能大力推廣。

要不是聽了這次講座，還不知道：原來樹根不是一個勁兒地鑽進泥土向下生長的。詹教授說：「一般來講，樹根的向下生長祇是一米左右，主要是向橫生長的。」講座是在下午才開始，午膳前，教授便先行在妙法寺住持修智大和尚陪同下，看看這棵「心經樹」。大和尚詳介這棵樹的來歷，並見說：「我覺得這棵不是榕樹，榕樹是不見得有花的，但我卻看到它曾經長出細小花朵。這究竟是一棵什麼樹呢？」



「樹王」仔細地看上一遍，並輕撫著這棵特別的樹，他說：「榕樹有一種叫絞殺榕，是氣根絞在別棵樹上一起生長。看來這棵樹便是有這種性質，不過，它本來究竟是什麼樹呢？」

教授著我們剪幾片葉，讓他拿回去再詳細研究一下。好，我們等待「樹王」的判斷，大家先行在「心經樹」前拍照留念。（圖中結領帶者乃詹志勇教授，旁為陳青楓；修智法師旁是梁副校長，另兩位是劉金龍中學老師。）

詹志勇教授對妙法寺內花草樹木興趣甚濃，特別是對造型獨特的幾株羅漢松，他忙不迭拍下照片。



梁惠玲副校長向詹志勇教授致送紀念品。



聯展

容繩祖 花鳥虫魚 陳青楓 山水人物

主禮嘉賓：妙法寺住持 修智大和尚

聯合出版集團總裁 陳萬雄博士

展覽日期：二〇〇九年五月廿四日 — 二〇〇九年五月廿八日
(星期日、下午兩時半揭幕)

展覽地點：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
(九龍尖沙咀彌敦道一一八號美麗華商場—酒店大樓二樓)

心經園

這棵氣根纏搭生長的樹，讓我們想到「心經」裡的色色空空。修智大和尚靈機一觸，就在這裡建立一座「心經園」，選購了五塊大石，請書法家容繩祖寫了心經然後刻上去。這心經園正在建造中，他日完成後必有一番可觀也！

「度厄」妙法

雜阿含經：眾生於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長夜輪迴生死，不知苦際。諸比丘，譬如狗繩繫著柱，結繫不斷故，順柱而轉。若住、若臥，不離於柱。如是凡愚眾生，於色不離貪欲、不離愛、不離念、不離渴、輪迴於色，隨色轉。若住、若臥，不離於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隨受、想、行、識轉，若住、若臥，不離於識。諸比丘，當善思惟觀察於心，所以者何，長夜心為貪欲使染，瞋恚、愚癡使染故。

凡愚眾生對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不明瞭，不理解的緣故，起貪欲、瞋恚。如是，則作種種惡業，煩惱從此而生起，因而不得解脫自在。猶如狗子為項帶所繫於柱，自然繞柱輪迴而轉，所有活動境界已被規範。倘若這項帶被剪斷，則狗子無所繫縛，可自由自在東奔西跑，無有拘束。

所謂修行，即是修心，亦即是修改故有的行為，將原有起貪欲瞋恚的地方，從此悔過改錯，不再重蹈覆轍。脫離繫於生死柱的三毒枷鎖，不再作惡業種惡因，則不復有苦果；精進廣修福慧，證果可期矣。

心經：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

釋修智 (妙法寺住持)

於一乘道隨宜說三

『諸佛於法，得最自在，知諸眾生，種種欲樂，及其志力，隨所堪任。以無量喻，而為說法，隨諸眾生，宿世善根。又知成熟，未成熟者，種種籌量，分別知己，於一乘道，隨宜說三。』——《妙法蓮華經·信解品》

諸佛為世出世間法中之王，於一切法門中，或頓或漸，或權或實，最得任運自在。諸佛是具足無量無邊智慧，能闡善知眾生種種根機行業，了解凡夫種種意欲所樂，亦能明悉他們的志見力用，由是隨順他們身心之所堪能勝任的趣向，也對應着眾生宿世所有的善根因緣，乃以無量種種譬喻，而為之演說方便入道之法門。

諸佛又能知曉那一類的眾生根機經已成熟、那一類的眾生根機尚未成熟，通過種種籌度思量（妙觀察智），一一皆能分別知悉。於根機成熟的眾生，即為開顯一乘妙法；對根機仍未成熟的眾生，則於一佛乘無上道而方便隨宜演說聲聞、緣覺、菩薩的三乘法。

從以上這段經文，我們可以知道，佛陀化度眾生，完全是隨順着凡夫的根機而為說法。於一乘實法，方便權說有二（小、大的二乘）、有三（聲聞、緣覺、菩薩的三乘），務令眾生皆能循導着自己的根機，逐步悟入佛之知見，修行證果，同得解脫。

上來四大聲聞弟子在陳示了「窮子喻」之後，在此總結出：唯有真正如法修行，會三歸一，由方便而趣入究竟，圓契佛智，才算得上是報答了佛陀「開示悟入」的深恩大德。（『妙法寶藏』之二十五）

釋素聞 (妙法寺秘書)

“忠”的另一解

我們總是習慣地把“忠”理解為是對上、對主子、對國王、對領導人、對老闆的一種道德、倫理的要求或準則，其實，這也是不全面的。忠，固然有對上的主要含義，但是，對國家，對自己的民族，對家庭，對朋友，對兒女，乃至對一切眾生，就不應該“忠”嗎？

在古代，“忠”的確切解釋，是“敬”。這敬，換為今天的話語，就是盡心盡力，忠心耿耿，也即高度的負責精神。好，老子有一句名言：“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”。二千五百多年前，老子說出這番話來，可不簡單。他是把忠作為國君、國主對全國老百姓的負責精神來說，來要求的。

老子在這句話裡，決不是反對禮，也不是要否定禮，或者顛覆禮。這恰恰是老子獨具慧眼，對“禮”的最有創意的一種見解。

禮，本是制度文化，就包含了一切規章、法規、禮儀、種種必須遵守的規範。在老子看來，“禮”的制定，“禮”的推行，“禮”的不可侵犯和逾越，正是君主的責任心淡薄了，君主的誠信度減少了的表現，因而，也正是引發社會動亂的罪魁禍首。一個忠，點出了君主對臣民百姓等關係，也就是說，君主要忠於人民，忠於全國的平民百姓。這就是對全國人民負責。一個信，點出了君主與神靈與上天的關係。也就是說，君主要對上天對神靈誠信。一個能夠對人民忠實、負責，對上天神明誠信的君主他還不受全國上下的擁護嗎？還需要那些繁文縟節的禮嗎？這就是老子的傑出之處。

釋覺真 (香港佛教聯合會宗教事務監督)

咸水不能解渴

古時候有位財主，從他擁有九十九隻羊的那一天起，就眼巴巴地盼望着能再添上一隻羊，好湊夠一百隻。

一天深夜，他輾轉反側之際，忽然想起村後山上有一座寺院，寺院裡有一位得道的禪師養了一隻羊。於是，第二天一大早，財主便前去懇求禪師慈悲為懷，將那隻羊讓給自己。當時，禪師正在靜修，便請他把羊帶走。

一個月後，財主又來見禪師。禪師見他愁眉苦臉、面容憔悴，便問他為何如此心焦？

財主苦笑着說：「現在我已經有了一百零五隻羊了。」禪師便問：「既然如此，應當高興才是啊！」財主搖頭嘆息：「可我什麼時候才能擁有兩百隻羊呢？」禪師默然無語，轉身端來一杯茶水，遞到他的手中。

財主剛喝了一口，便大叫起來：「這茶水為什麼這麼咸啊！」

禪師於是耐心給他開示：「人皆有慾望，但過度的貪慾，仿如一杯咸水，其味雖濃，卻只會越喝越渴，越渴越喝。即使給你一個太平洋，也無法消解那心頭之渴。對慾望有所節制，適可而止，就仿如喝一杯清茶，其味雖淡，卻能滋潤心田、滋養生命，讓人感到更快樂自在。施主不妨想想：你願意喝那一杯水呢？」

是的，慾望無窮，需要一點智慧來加以調節和平衡。人活在世上，除了物質財富外，還需要健康和快樂的感覺。這需要我們把有限的生命資源（例如時間、精神）作分散投資，避免一味鑽牛角尖。

李焯芬 (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)

不生不滅

以下我將會引用「大般涅槃經·第九如來性品」的一節話，這節話很教我們深思。平日我們對事物的看法，不僅有偏差，甚至是持相反意見的，而事物本身其實卻沒有改變——改變的祇是我們自己：自以為客觀的主觀看法而已。

這節話是這樣的——

「譬如有人，見月不現，皆言月沒，而作沒想，而月性，實無沒也。轉現他方，彼處眾生，復謂月出，而此月性，實無出也。其月常生，性無出沒。如來應正遍知，亦復如是：如來之性，實無生滅；為化眾生，故示生滅。」

事物本身是沒有改變，我們為什麼會覺得改變了呢？而且可能還會認為變得很多很多，這完全是被一種表面現象所「迷誤」——是迷誤而不是「迷惑」，不是人家對你有所誤導，而祇是「自誤」罷了。在平時的言談裏，我們有一句甚麼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，這日日夜夜，你覺得是太陽每天二十四小時在走動嗎？從東

走向西（從日至夜），再從西走向東（天又慢慢地亮起來了），是這樣嗎？這是我們錯覺地以為是這樣，實際上呢？太陽並沒有走動，走動的是地球，地球環繞著太陽在運行，而本身又是在自轉的，正因為是自轉，於是產生日與夜交替的所謂自然現象。月，也是這樣，他本身是環繞地球轉，這是所謂公轉，而公轉的同時又是自轉，它依靠反射陽光來發光，形成我們看到的什麼月出、月沒、月圓、月缺等表面現象，其實這都是我們從地球上看到的形態。

「大般涅槃經」這節「月現月沒」的話，簡單而明晰，非常科學地把天界實質現象向我們說了。（誰說佛教不科學？）而且，把這科學現象反映到佛性中來，形象生動，有很強的說服力。「如來之性，實無生滅，為化眾生，故示生滅」，我們先從月亮的「現」、「沒」假象，再來聯想到佛的「生」、「滅」假象，道理就是一樣了。

當我們「消化」了本文所述「大般涅槃經」這一節話後，我們對如來涅槃的「不生不滅」而又以生滅示現便有理性的理解。

——以理服人何等重要！

（「理性」過後，讓我們來一點「感性」。提走月亮，總是聯想到浪漫，月，幾乎是浪漫的代名詞。寫文人畫，而如果沒有月，真是大殺風景，一如詩人如果不讓他描寫月，還有什麼比這更失落呢！近日寫畫，很喜歡寫月。）



陳青楓 (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)

修智大和尚談：放生

青楓：放生，我們可能有想不通的地方，當你看到一些魚檔居然寫上「有放生魚發售」，你會感到滑稽、諷刺，魚販賣魚，在乎賺錢找生計，也不理會是殺生還是放生。讓我們寬心地想想吧，他既然寫上「放生」兩字，說到底心裡還是有點慈悲。

修智：人們為了生計，有時也祇好做些無可奈何之事。有一個故事不知你有沒有聽過，那叫「成湯解網」。成湯，是商朝開國之君，一天，他看到獵人四面張網，甚有感慨，命令除去三網，祇留一面。用心也可謂良苦。

青楓：我也聽過類似的「網開一面」故事，這是指捕魚的。漁民既是捕魚為生，不打魚便失去生計，如何是好？那就網魚之時祇用三面，網開一面讓網中魚逃走，不走的，也就算此命該絕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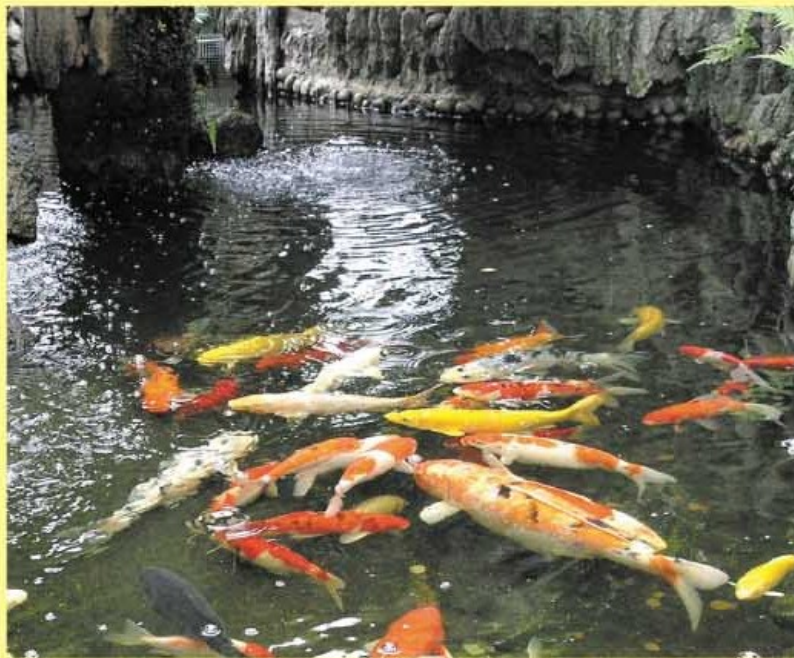
修智：「放生」的意義是什麼呢？大前提是戒殺。我們為什麼要「放生」？就是要培養慈悲之心。講慈悲，首要放在「戒殺」上。有些人「放生」之後還大吃一頓以表示功德圓滿，筵席上七葷八腥的，這豈不是成了以「殺生」來慶祝「放生」？

青楓：看來也真有點滑稽荒謬！就如大和尚你剛才講的「放生」的大前提是戒殺，如果沒有好好地培養出戒殺的慈悲心，僅僅是做一些「放生」，那就真的沒有什麼意義了！

修智：是呀！我們不能把戒殺與放生分開來看，兩者合二為一，兩位一體，我們講戒殺護生，好好地保護自然生態，所以說，佛教與環保很多時候是志同道合。蓮池大師「戒殺放生文」，寫得很感人，大家不妨找來看看。

轉載蓮池大師「放生文」開首一節：

「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。天下最慘者殺傷。是故逢擒則奔，蟻蝨猶知避死。將雨而徒螻蟻尚且貪生。何乃網於山。罟於淵、多方掩取、曲而鉤、直而矢、百計搜羅。使其膽落魂飛，母離子散。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。或被刀砧，則同臨剛戮。憐兒之鹿、舐瘡痕而寸斷柔腸。畏死之猿，望弓影而雙垂悲淚。恃我強而凌彼弱、理恐非宜。食他肉而補己身，心將安忍」



悲苦與慈悲

對牛，總是有一種既同情又感恩的感覺。

牛，似乎一生下來便「為人民服務」，長年累月的刻苦耕種，至於那些牧牛，養大了也是擠奶，身體也是供人食用，用各種營養豐富的飼料餵飼，無非是為了養出更好吃的肉。

你說是不是悲苦呢！

如果生長在一些連燃料也缺乏的落後貧困地方，把牛糞晒乾了做柴火。在鐵鍋上，盛載著一塊又一塊牛肉，鍋下的火便是牛糞作的燃料，說不定還是鍋上那隻牛的糞便呢！

你試想想，用自己的糞便去燃燒自己的肉，悲苦啊，在這世間，還有比這更悲苦的事情嗎？每想至此，不禁黯然。

牛啊，你這樣既成無可改變的事實，可會豁達一點，改變一下想法？譬如你說：「我用自己的身體為人類增加體能，我對他們的存活總真有點貢獻！」

這就是慈悲！化悲苦為慈悲，牛，我們向你感恩。

寂滅為樂

聖嚴法師往生，他臨終前吩咐門人：「葬禮要簡樸莊嚴，不要辦成喪禮；如果有堅固子（舍利子），亦把它研成粉末，連同骨灰一起埋下就是了。」然後，以「寂滅為樂」四字，作最後遺言。

聖嚴法師是台灣法鼓山道場的創始者，在過去數十年，孜孜不倦，默默耕耘，可以說是現代佛教的播種人之一，他的著作，就是一塊一塊「心田」。

好些信眾對於聖嚴法師所說的「寂滅為樂」四字，不甚理解，為此筆者走訪妙法寺住持修智大和尚，請他就「寂滅為樂」四字開示開示。

本刊記者阿妙

修智大和尚說——

「寂滅為樂」四字，可從「大般涅槃經」裡看到，卷二：「有為之法，其性無常；生已不住，寂滅為樂。」此外，「大般涅槃經·卷十四」亦有一句：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。要理解這一句經文，我們先看看苦與樂的關係。苦與樂、淨與垢、生與滅等等，都是相對的，相對之法，便是有為法，不是究竟，亦即是說不是圓滿的。舉個例子，你走在路上，走上好大一段路，雙腿酸軟、乏力，很苦，是不是？好，讓你停下來，站著歇一歇吧！這麼一站，是不是很樂了？但站得太久，腿會發麻酸軟，這時候，「樂」又變成「苦」了。如果這時候能夠讓你坐下來，不就樂了嗎？你坐得太久，這「樂」又變成「苦」！如果此刻讓你躺在一張床上，那又樂起來了，所以苦與樂都是相對的，這樣的樂不是圓滿的，甚至可以說「無一是樂」，祇是苦的程度有所不同罷了，人世間的「行住坐臥」都是這樣。苦的程度輕了，而我們則將之假名為樂，祇有「寂滅」才是真正的圓滿，它不是從比較而來，它是絕對的，寂滅，是離一切相，離生死之苦，是寂靜地息滅！「寂滅為樂」才是不再起煩惱的真正的樂。

荷花。蓮花。睡蓮

先弄清楚這些關係：

「荷花、蓮花、睡蓮，是同科還是各有所屬？」

我們常說的「出淤泥而不染」，指的是荷花，其實也可稱為蓮花，就因為它的「心」叫做「蓮蓬」，蓮蓬內有「蓮子」，荷花的名稱為「蓮花」，荷葉也稱為「蓮葉」，而根下的部分，我們都知道那叫做「蓮藕」。所以，荷花也就稱為蓮花。不可不知，蓮花的原產地其實是我們中國，不過，印度把蓮花視之為國花，大抵與宗教有關吧！

蓮花（荷花）與睡蓮有關係嗎？此蓮不同彼蓮，是兩種不同屬的水中植物。睡蓮並沒有長長的花莖，它的葉鋪浮在水面上，花朵也似浮在水面上，但花之形狀與荷花有點相似，都是一層一層的包起來，祇是大小不同吧！如果說，荷花的花像「大家閨秀」，那麼，睡蓮便是「小家碧玉」了。

它名之為睡蓮，又真是名副其實，它像人的「生理時鐘」，日間，特別是陽光燦爛的時候，那花朵開得嬌艷無比，就像孔雀向你開屏；晚間，花瓣合起來，短小的花莖也垂下水中，要睡眠了，好一個睡美人！

在妙法寺水池裡，此刻睡蓮開得真美，紅的，白的，黃的，還有那紫色的，噴泉上噴酒下來的水珠，浪蕩在花瓣上，陽光下，紫睡蓮就像一個個晶瑩紫水晶，這樣的美，好教人渾忘一切煩俗，你還去「張家長、李家短」的是是非非幹嗎！

文：菁菁 圖：文文



在混濁中成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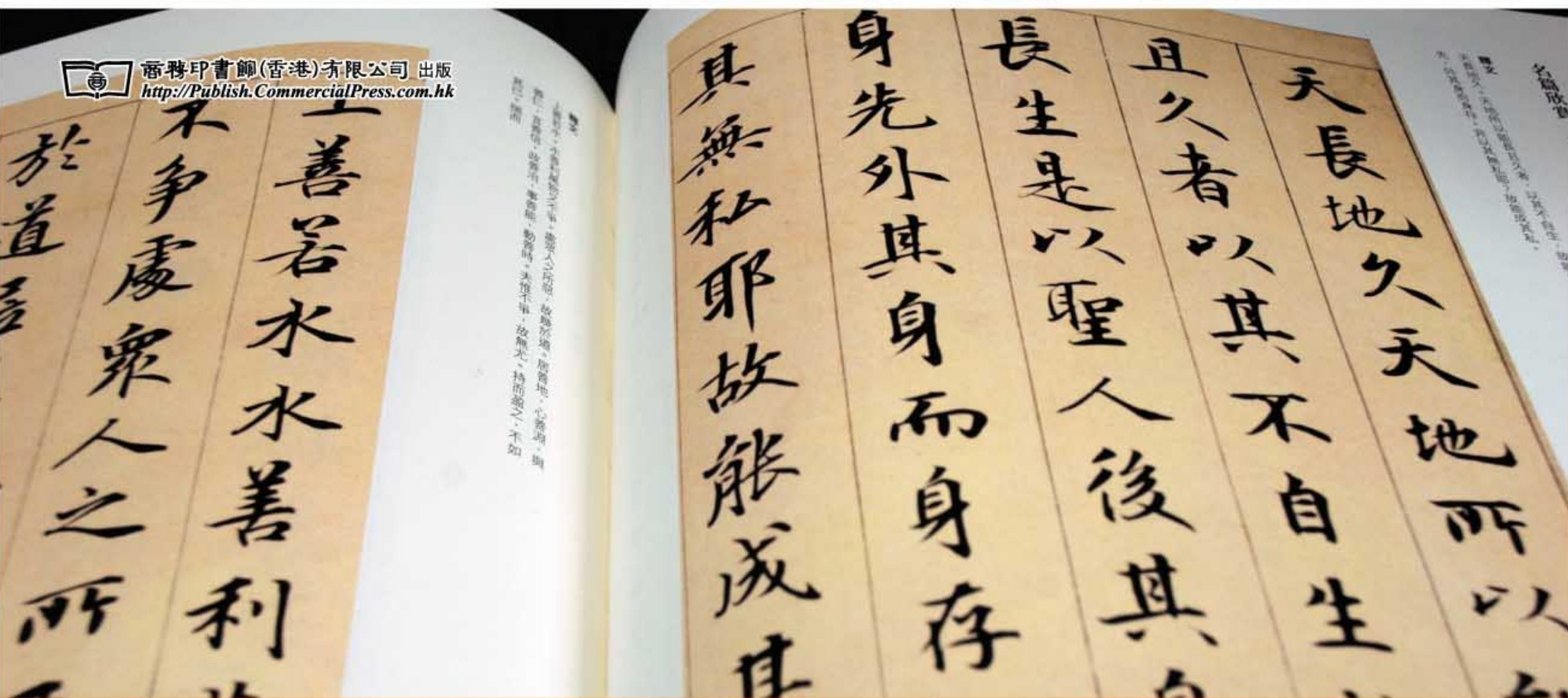
佛教重視蓮花，菩薩所修的十種善法，也以蓮花作比喻。

提起蓮花，我們很自然便聯想到那一句「出於污泥而不染」，也不僅是佛教以此作比喻，在平時我們所接觸的「教導言詞」裡，也常看到引用這句話語，以譬喻不受惡劣環境影響而保持高潔的品性。

如果我們再深入一點想想，也許可以發掘到更多可貴的內容。蓮花不僅是出於污泥而不染，更重要的，是它生長在污泥裡，是由污泥去培育出這種淨化而高潔的品格。污泥，你可以理解為一個混濁世界，又或者是一個烏煙瘴氣的江湖，而高貴的人格，便是從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。

因此，我們不要以為學佛是要遠離群眾，遠離社會而去追求「不染」，實際上，這「不染」可從染中來，從大染缸裡鍛煉出來的呢！

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 出版
http://Publish.CommercialPress.com.hk



- ◆ 只有古人的真跡，才是最原本的本像。
- ◆ 起止轉折、抑揚頓挫、輕重緩急，一目了然。
- ◆ 由著名出版人陳萬雄先生策劃，挑選故宮各書法體之名家名篇。
- ◆ 收錄被公認為最佳的書法版本，藝術與文學並賞。
- ◆ 名篇全篇以原大精印，盡顯原作神髓。
- ◆ 一書多用，名作之精彩部份可供摹寫及裝裱。

最新出版
每本定價：\$116.00

「翰墨風神」收錄名家名篇，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精華。本書精選歷代名家之風采神韻，實為學習書法者不可多得之典藏。信手拈來，欣賞其筆墨幻妙，不亦樂乎！」

香港書畫會會長
戚谷華女士

「中國的書法，經過了三千年的演化，是每一個中國人，每一個認識中文、寫中文的人，在日常生活中都難免接觸的溝通工具，卻又同時可以化為藝術欣賞，甚至昇華為藝術實踐，讓人們的視覺感受以及心靈拓展，得到無限發展的歡愉空間。」

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
關培鵬教授